

她妩媚妖娆，是名媛中独一无二的奇葩。她心中奔腾的是崇高而纯粹的热血。

海上昙花

郑苹如传

杨世运

著

HAI
SHANG
TAN
HUA

法官千金舍命刺杀大汉奸丁默邨

优雅

崇高

坚贞

永恒





传记文丛

海上昙花
郑苹如传

杨世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昙花：郑莘如传 / 杨世运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2

(传百·传记文丛)

ISBN 978-7-5500-3125-8

I. ①海… II. ①杨…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3773号

海上昙花：郑莘如传

杨世运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赵霞凌云
书籍设计	绛紫
制作	何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16.25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125-8
定 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1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献给为拯救国难献出青春的鲜为人知的抗日女杰



丛书编委会

主 编：斯 日

副主编：胡仰曦

编 委：崔金丽 郭 卉

既是历史又是诗

——“传百·传记文丛”总序

斯 日

“传记是历史还是文学”，当我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正是冬日暖阳铺天盖地洒过来的时候。阳光照在落地窗玻璃上折回并散开，瞬间变为成千上万条的光束，在欢快地跳动着，熠熠生辉。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我却在面对它说着一个如此陈旧的话题，顿感有些愧对太阳的温暖和欢快，不过我又想到果戈理1842年在寒风刺骨的俄国冬天说的“可如今是这么个规矩……所以，没有办法”，也顿感经典作品的魅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阻隔，你需要的时候恰巧出现。

传记文学是写人的艺术，将人的生平事迹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呈现，是传记的核心所在。理想人生是人生最佳状态，传记文学作为一种记录人生的文体，其最佳状态应是理想传记，那些经过时间的陶冶而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里不乏理想的传记，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司马迁的《史记》、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名人传》，等等，今天依然为我们爱不释手的经典著作。

这些经典传记之所以流传百年经久不衰，成为理想传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历史性和文学性完美结合在一起，既真实而完整地叙述了传主的生平事迹，又生动而深刻地塑造了传主的精神个性，对传主的命运、行为和性格做出了合理而准确的解释。真实性与文学性，这就涉及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陈旧话题——关于传记的文类属性。

关于传记的文类属性，学界的观点从未达成一致，真实性使传记隶属于历史，虚构性使传记隶属于文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诗人叶芝说：“一切知识皆传记。”在中国，《史记》的问世开启了传记与文学的携手共进。胡适为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自己撰写传记，还动员他人写传记，他更是精彩总结了传记文学的价值：“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这句话，既肯定了传记的真实性，也强调了传记的虚构性，为传记文学正了名。今天学界一致认可传记是跨学科的文类，胡适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

《传记文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为《传记文学》撰写了题为《关于传记文学》的“创刊词”，并发表在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上。他在文中说：“‘传记文学’顾名思义，应该既是传记，又是文学。作为传记，它应该完全忠于历史，不容许虚构，更不能随意编造。……作为文学，它不仅要有一定的文采，更重要的是抓住所写人物的特征，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而不是枯燥无味地记流水账。这就是把历史和艺术相结合，……也就是鲁迅对《史记》的评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历史又是诗。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应该努力这样做。”如今，《传记文学》走过34年的积累与发展，确立了良好的思想文化品位，在国内外人物思想类读物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正是因为一直秉持以文学的笔触真实呈现历史的办刊方向，做到所刊发的文章“既是历史又是诗”。

2018年1月11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

学杂志社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商定全方面合作方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将依托传记文学杂志社优秀选题，推出名人传记、人物述评等方面图书，同时利用各自的平台资源，加大推广力度，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这套“传百·传记文丛”即是战略合作的第一个项目，陆续推出《传记文学》杂志策划的理想传记图书。

“传百·传记文丛”，其含义如其字面意义，也超越了其字面意义。“传”是多音字，一个读chuán，另一个读zhuàn。《现代汉语词典》对chuán的解释为：“传授，传播，传导……”此时，“传百”的含义为：打造优秀的传记图书，并使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流传下去。《现代汉语词典》对zhuàn的解释为：“解释经文的著作；叙述历史故事的作品；传记，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此时，“传百”的含义为：推出数以百计的传记作品。此外，“传百”含有另一层意义：“传”代表传记文学杂志社，“百”代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表达一种理想，即强强联合，打造传记文学流传百年的经典著作。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强调文学作品开头的意义，他说：“开始同样也是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的门槛，进入词语世界的门槛。……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开篇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传记写作也同样强调如何成功地走进传主波澜壮阔的一生，理想的开头即代表着接近了理想的传记作品。作为一套立志于不断推出理想传记的丛书，“传百·传记文丛”刚刚出生，它的“传记”刚刚开始书写，希望“传百·传记文丛”，正如其名，一直流传开去，不止百部。

是为序。

2018年12月11日

目录

Contents

- 1 | 引 子
- 7 | 第一章 兄弟，战友，兄妹
- 13 | 第二章 编外人员
- 23 | 第三章 妙香楼
- 37 | 第四章 国破山河在
- 44 | 第五章 特别保护伞
- 56 | 第六章 青春的对话
- 77 | 第七章 金宝花园
- 96 | 第八章 庆功酒
- 109 | 第九章 走进魔窟

- 130 | 第十章 再入虎口
- 148 | 第十一章 圣诞节行动
- 161 | 第十二章 义无反顾
- 178 | 第十三章 “掌心雷”手枪
- 194 | 第十四章 铁窗内外
- 206 | 第十五章 寒冷的春天
- 217 | 第十六章 一江春水向北流
- 230 | 第十七章 瞩野枪声与古寺钟声
- 244 | 尾 声

引子

1945年仲秋时节。重庆市西郊，歌乐山下，白公馆。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别墅，掩映在重重绿荫之中，因为它原来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白驹”的军阀，故而得名“白公馆”，如今早已是国民党政府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看守所。只是中间曾有不长的时间移作他用，那是去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迎来了一百多位美国军官，蒋介石指示军统局局长戴笠，务必细心周到地安排好盟军贵宾的生活。戴笠不敢怠慢，便将戒备森严的白公馆进行一番装修，改看守所为友军招待所，供美军代表团中的校级军官居住。一年时间过去了，招待所完成了使命，旧业重操，又变成了一座秘密的监狱。

偌大一座白公馆，这段日子里只软禁了六个人，他们是：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罗君强、马骥良、丁默邨。

周佛海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型的奸雄人物。他曾加入共产党，并且是中共一大代表，会议期间他曾与毛泽东同住一室，慷慨激昂地大谈共产主义理想。但是，此后不久他就投奔了国民党，官居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等要职。抗战爆发后，他组织“低调俱乐部”，散布“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正是他，率先向日本人献媚表示愿当汉奸。又是他，只因感叹自己地位低下不配当“汉奸王”，不得不勾结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做内应，要尽手段拉汪精卫下水，终于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汪精卫公开投敌。在汪伪政权里，周佛海权倾朝野，曾任行政院长并兼任过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

另外的五个在押犯，杨淑慧是周佛海的老婆。杨惺华是周的妻弟，曾任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罗君强是周佛海的心腹，曾任汪伪政权司法行政部长、税警总团团长等职。马骥良是伪中央储备银行总务主任。至于丁默邨，则更是周佛海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不仅是周的乡党，又是他的铁杆幕僚，周兼任“特工委员会”主任时，丁默邨是该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特工总部”主任，实际掌握着特工大权。

周佛海认贼作父，但他生性狡诈，懂得怎样为自己留后路。因此，在不影响日本主子对他的信任和不伤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他也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络，替重庆做一点事情。例如，汪伪特工总部原副主任（后任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就是周佛海配合重庆军统人员设计，借日本人之手给杀掉的。其实这是周佛海假军统之力除掉了一个官场上的对手，真可谓一箭双雕。他自恃对重庆有功，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便立即向蒋介石表达“愿效犬马之劳”的“忠心”。蒋介石也借势借力，任命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委托他负责“维护上海及宁沪杭沿线的治安，保证国民政府军队的全面接收”。周佛海拼命表现，纠集伪军武装，甚至借用日军兵力，大肆“清剿”共产党，抵制新四军接收上海。他满以为这下子为蒋委员长立了大功，不仅可以将功折罪，并且应该封官赐爵了。没想到蒋介石让他的美梦成了画饼，突然派人将他和他的一伙亲信押来重庆囚禁。

周佛海惶惶不可终日，一见到军统局前来“看望”他的官员便乘机搭话，拐弯抹角地探问自己的前途。这一日，囚室里走进一位重要官员：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少将。机不可失，周佛海缠住沈醉，东拉西扯说个没完，最后把话题扯到丁默邨身上。正巧此时肺病复发的丁默邨又在隔壁牢房里一声声咳嗽，周佛海便借题发挥，想从军统对丁默邨的态度中推测自

己的命运。他说道：“沈将军，丁默邨的身体状况堪忧，也许该送医院了吧？蒋委员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队长的同时，丁默邨也被任命为浙江军事委员。其实，在此之前，他也曾暗中为你们出过力呀！我有些想不明白，对他这个人，你们为何也不肯放过，早在六年前就曾派人暗杀他，并且派进‘76号’卧底的特工竟然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这么出色的女特工，你们是怎样训练出来的？”

周佛海的一番话，把沈醉问得一头雾水。六年前刺杀丁默邨？他从未听说过此事，更不知道军统曾向丁默邨的“特工总部”派过卧底女特工。

“这位女特工叫什么名字？”沈醉问道。

周佛海回答：“她姓‘郑’，名叫‘郑苹如’。”

“郑苹如？”

“沈将军，您听我说，这位郑苹如，她堪称巾帼英雄，并且不是一般的女中豪杰，她的壮举，不仅中国人赞扬她，就连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为她掬泪。”

“为什么？”

“因为她血管里流淌着两国亲人的鲜血。她父亲是中国人，在国民政府的法院任职。她母亲是日本人，是东京一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才女。”

“她父母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记不清了。”

“她现在在哪里？”

“唉！”周佛海假惺惺地一声长叹，“可惜了，因为刺杀行动没成功，她暴露了身份，日本人和汪精卫坚决命令要杀掉她。特别是日本人，非逼着对她格杀勿论。我曾想保她一命，但终是无能为力。可惜她太年轻

了，牺牲时才二十一岁。”

“你可知道，郑苹如的联络人是谁？”沈醉又问。

巧舌如簧的周佛海这时却突然变得口拙了。郑苹如的单线联络兼直接指挥人是哪个，他当初并不知晓，但是后来他不仅见到了这个人，并且将此人“培养”成了一个为他所用的马仔，因为这个人也像周佛海一样善变，是个典型的“变色龙”。郑苹如被捕后不久，此变色龙便投在日本人脚下，成为丁默邨鞍前马后的帮凶。如今这个人又变脸了，一摇身竟成为“抗日有功之臣”，当上了中统局驻上海的“接收”大员。此“大员”念念不忘他在当汉奸时周佛海、丁默邨对他的栽培，因此“挺身而出”，舞文弄墨向中统局写证明，证明周佛海、丁默邨“身在曹营心在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由于周佛海和这个人有特殊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不愿向沈醉道出此人的姓名，以免节外生枝。但他又不可对沈醉的问话避而不答，于是闪烁其词地说道：“行动负责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但具体是谁人，不清楚。”

“难道你们没做过调查，没任何线索？”

“线索倒是有一条。有两个人曾企图劫狱救出郑苹如，但没成功。其中一人后来被我们抓住了，他坦承他是重庆的特工，但是究竟是属中统还是军统，领导人联络人是谁，他都守口如瓶。不过，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个人和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劫狱救郑苹如，另一个和他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个共党分子。这个共党分子也姓‘郑’，也只有二十岁出头，名叫‘郑铁山’。”

“现在先不说这个共党郑铁山，我只想知道，我们的劫狱的特工，叫什么名字？”

“让我想想……噢，想起来了，他化名‘周鹤鸣’，真实姓名我们一

直没审出来。”

“周鹤鸣，他现在在何处？”

“死了，被日本人下令枪毙了。死时也很年轻，二十五岁。”

“也牺牲了？”沈醉的心情十分沉重，离开白公馆立即赶往军统局人事处，要求查一查郑苹如和周鹤鸣的档案资料。档案员认真查阅，翻遍了花名册，也没发现“郑苹如”和“周鹤鸣”。难道他俩全都属于中统局的人员？沈醉转身赶往中统局，请求帮忙查阅。结果也令他大失所望，中统人员的名册中同样没有郑苹如和周鹤鸣。

沈醉特意去见戴笠局长，向他汇报此事。戴笠指示军统人事机关仔细查找郑苹如和周鹤鸣的档案资料。不料此命令落在了一个宵人手里，此人正是周佛海刻意要向沈醉隐瞒的变节者，而现在这个人的伪装尚未剥去，还正春风得意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是刚组建的中统局“驻沪专员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向中统局总部汇报说：郑苹如和周鹤鸣都确有其人，未列入名单事出有因。郑苹如并未履行过任何加入组织的手续，甚至连外围组织都未登记参加，她只是中统局的一名“运用人员”。至于周鹤鸣，他到上海后一直使用的是假名字。“周鹤鸣”是假名字之一，他还用过“查森”“詹林”等化名，甚至用过一个英文名字。他的真名是什么，只有他的单线联系人知晓。但是不幸这位联系人已被日本宪兵队杀害了，线索就此断了，因此周鹤鸣的真名无法考证。另外，这个周鹤鸣，他还犯有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不听从他直接领导人的多次警告，和一名共党分子走得太近，所以中统的功劳簿上未记上他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沈醉对中统局驻沪专员办事处负责人的这一番回答十分不满，他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周鹤鸣和共产党员接近有什么大错？就为这而抹杀他的功绩，岂非太荒唐？沈醉对郑苹如、周鹤鸣这两位无名烈士念

念难忘，直到数十年后，还在他的回忆录《人鬼之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一书中写道：“我很生气，我说为了我们的工作，人都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保存，太不应该了！”

有情的是，黄浦江水，它不歇不息地日夜奔流，掀起层层浪花，犹如揭开一页页史书，把不该忘却的郑苹如烈士和她的亲如同胞兄弟姐妹的周鹤鸣、郑铁山等抗日英雄儿女们的故事，含泪讲述给后来的人们听……

第一章 兄弟，战友，兄妹

1

郑铁山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在上海与周鹤鸣久别重逢。

同样，周鹤鸣见到郑铁山时，也是又惊又喜，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没料到的是，表兄弟二人从此竟然将并肩战斗，而彼此却分属于曾经水火不容的两个政党，郑铁山是共产党党员，周鹤鸣是国民党党员。

生逢乱世，多少事情的发生出人意料啊！周鹤鸣更没想到的是，他的亲密战友郑海澄的妹妹郑苹如，这位在他心目中还未长大的天真无邪的姑娘，本当在大学校园里安心读书，可是现在却不得不离开校园，冒着生命危险，成为了一名抗日隐秘战线的女战士。周鹤鸣和郑苹如的单线联系人是同一个人。郑苹如并不知情，而周鹤鸣虽然心里明白，却绝不向郑苹如说明，也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特意到郑家拜访伯父伯母，说自己已决定出国留学，郑苹如丝毫未怀疑，信以为真。

就在几天前，1939年农历五月端阳节这天，周鹤鸣带着表弟郑铁山一同到位于法租界的重庆南路万宜坊的郑府拜访，就为了通报自己“出国”的信息。

这一天恰是郑苹如二十周岁的生日。听到门铃声，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打开房门，没想到是周鹤鸣来访。老人家的目光里既有惊喜，又有疑问。

周鹤鸣说：“伯母，我退伍了。”

“为什么呀？”郑华君望着周鹤鸣的一身西装。